

郑路：非典型射手座的暗物质

Original artnet中国 artnet资讯 2024年06月18日 08:02 英国

artnet


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正在纽约Sundaram Tagore画廊举行，展出了郑路迄今为止的三大系列——淋漓、科洛西姆和人马座暗物质。

画廊创始人Sundaram Tagor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如果人们在开幕式上的反应能说明什么的话，我想说郑路的这个身临其境的新展览绝对是值得亲自体验的。材料的性质、它们反射光线以及在墙壁和地板上投射阴影的方式，激活了整个空间。郑路还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对作品的尺寸进行了处理，从引发内心反应的大型互动装置，到吸引你靠近去发现每一个复杂细节的小型、更私密的雕塑。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作品。”

“淋漓”是郑路三个系列中最早的一个系列。顾名思义，它和水有关。这个系列的作品，起初是在雕塑与文字之间的互动与冲突中索取支撑，一方面将白居易的《玩止水》的文字融入作品中，成为塑造形体的来源，另一方面雕塑把文字承载的信息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，超越了文字本身的所指与内涵。逐渐抽象化的字符最终消失在流动性的形体中，成为张力更强的新系列，《流动》就是这个系列的延伸作品，目前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旁的广场（Dag Hammarskjöld Plaza）展出。



郑路，《流动》，2023，不锈钢，340 x 410 x 635 cm，此在纽约的Dag Hammarskjöld Plaza展出现场

这件高六米的不锈钢雕塑，是Dag Hammarskjöld Plaza公共艺术项目自成立以来，第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。如此巨大的作品，能飘洋过海并最终成功安装起来，体现了郑路团队高超的综合执行能力。

展出的第二个系列，“科洛西姆”，是一个郑路想象中的巨大装置，在现场展出的则是它等比缩小模型。作品仿佛一个黑色的“盒子”中装了一片大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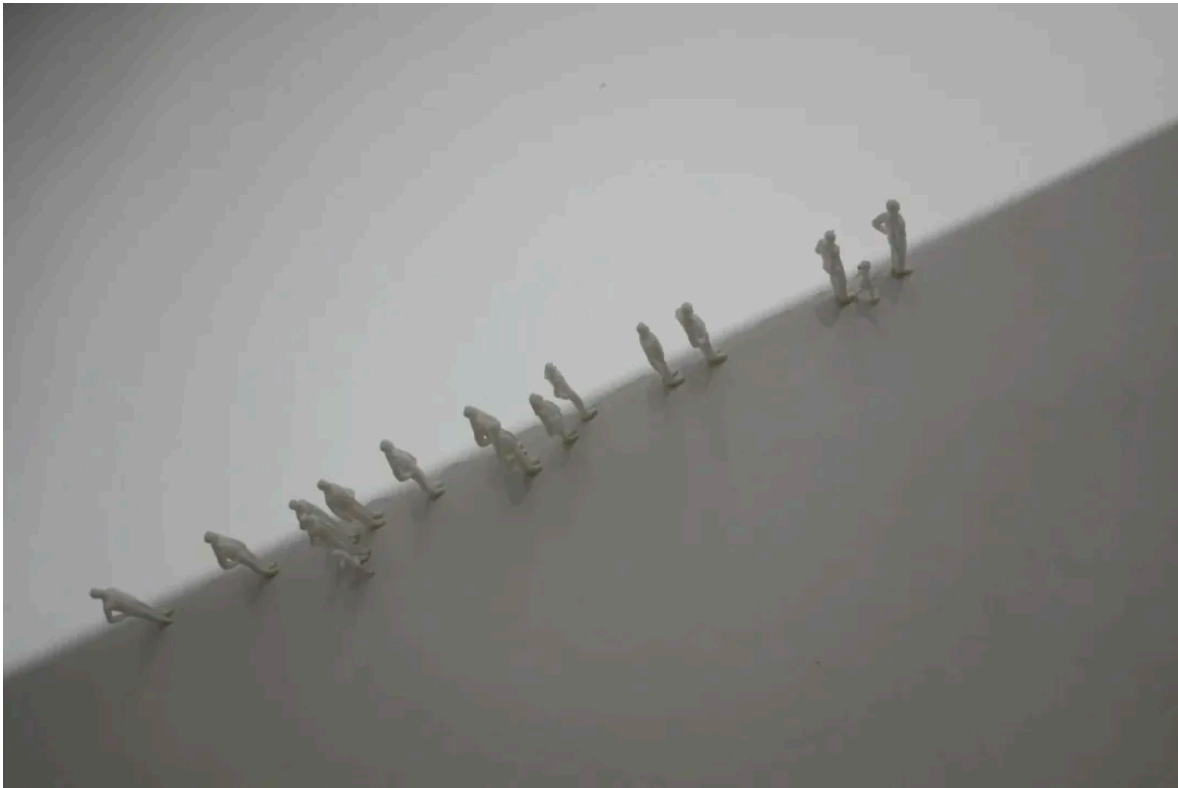


郑路，《科洛西姆》，2024，不锈钢，118 x 118 x 480 cm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
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展览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-07.12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为了表现方案的实际尺寸，郑路特意在展厅的墙壁上粘了一排走路的小人，作为尺寸参照。这些模型小人来自艺术家的一项私人爱好——模型。在后文的访谈中，郑路也会提到这一灵感的来源，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这件作品的。


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展览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-07.12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ry

与展览同名的系列，“人马座暗物质”，听起来像是某天文学的现象，实则作为一种自我隐喻。十一月出生的郑路是射手座，学名人马座，而所谓的“暗物质”，则是他内心难以名状，只能用艺术表达的部分。

Artnet中国在纽约采访了郑路，聊了聊艺术家的“暗物质”，以及其他一些可以名状的事。



郑路在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开幕式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ry

Q：能分享一下作品的制作过程吗？

A：在近期的工作中我采取了一个方法，就是让人和机器交替工作。不同于人机协同，这个程序有点像接力，接力棒就是作品本身，我和计算机依次传递，依次塑造，最后的结果不是完全可预期的。


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展览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-07.12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Q：为什么要这么去做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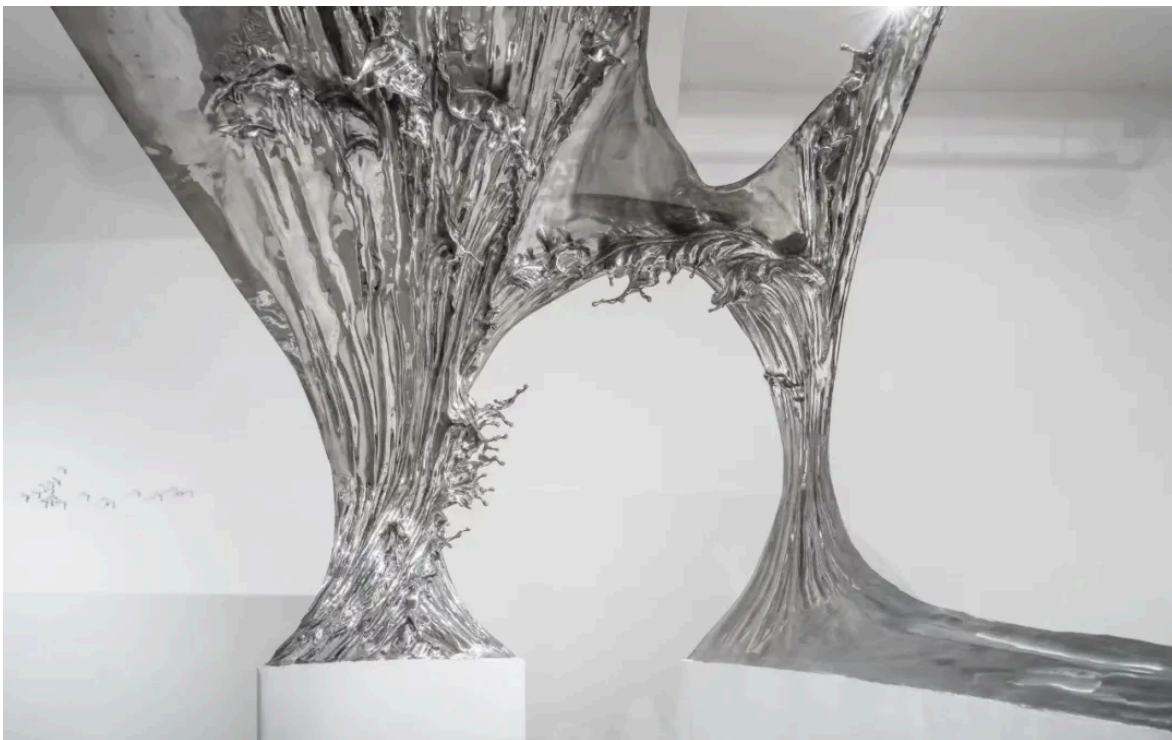
A：对于我而言这是新的一种可能性。我对可判断、可预期的事物都深感乏味，在这种工作方式下，作品的生成更类似生命的生长。我和机器每完成一次交替工作，作品的面貌就得到一次更新，如此重复五六个回合后作品达成。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我和机器交媾的结果，也是一种平衡，人和机器的平衡，人和机器的平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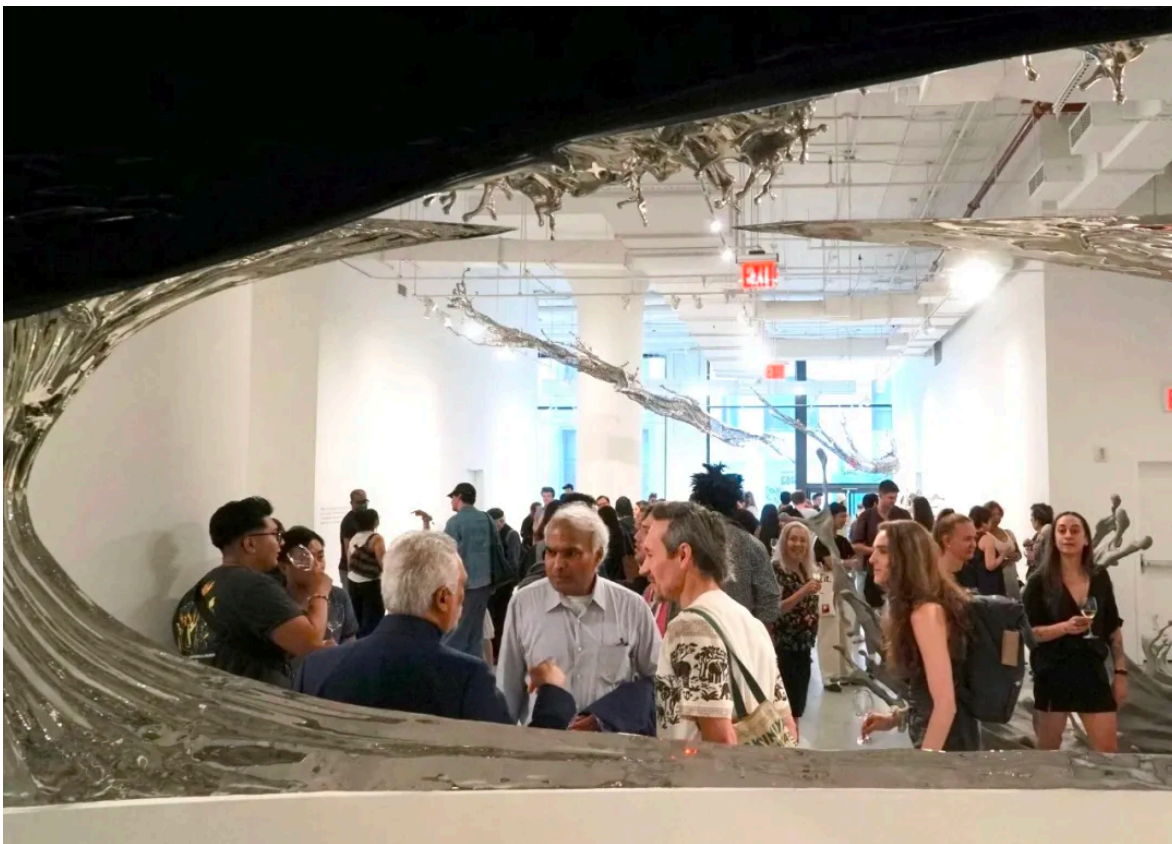
郑路，《人马座中的暗物质》，2024，不锈钢、漆，135 x 76 x 115 cm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Q：能否简单介绍一下《科洛西姆》这件作品？

A：这个作品源于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：模型。我痴迷于模型，痴迷于凝练的物，我觉得模型和诗一样都是将信息高度凝练化，在这个三万里程缩于尺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消失，观看者和被观看者是无二的。空间的压缩和比例关系的置换，是给我们提供了脱离现实的观察角度的，所以科洛西姆（colosseum）就是一个提供观看的场所，它不仅是一个竞技场，更是一个可参与想象的场域。展览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场的模型，其户外尺度要放大30倍，是一个30米高、150米长的作品。



郑路，《科洛西姆》内部细节，2024，不锈钢，118 x 118 x 480 cm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
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展览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-07.12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Q： 这次布展时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？

A： 《科洛西姆》是放置在齐胸高的异形展台上且留有容纳观众的空间，这个设计是有意让人能走进里作品内部，让观众体会并想象被包围在这个作品里的感受，不同于以上帝视角观看模型，展览试图用肉身鱼眼镜头的体验来完成叙述。墙上微缩比例人偶，就是观看者自身的象征，当观看者开始凝视他们时，观看者就会消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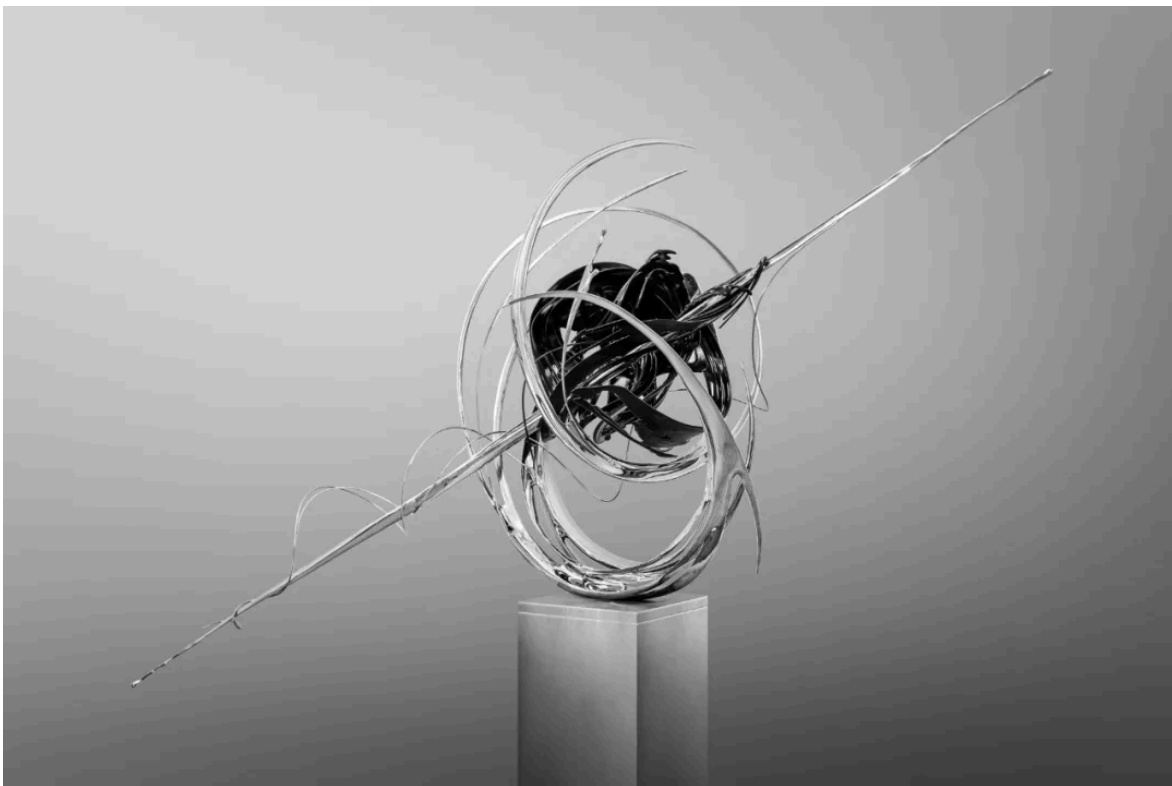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展览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-07.12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ry

Q：《人马座的暗物质》这个题目听起来很有意思，它是怎么来的？

A：因为我是射手座。暗物质是我的内心。它跟天文学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却是我内心的宇宙。

Q：和前两个系列相比，这个系列似乎脱离了水的意象？

A：对，表面上已经脱离原有的水的形象。但它的原型还恰恰还是水，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迭代，尽管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了。这就像航空飞行器的进化史，从1903年莱特兄弟的麻布蒙皮的木制双翼飞机，到今天的复合材料的隐形飞机，其形态以及构成可谓天差地别，但内核却是一样的。无论怎样变化，其本质都脱离不开减阻增升。



郑路，《人马座中的暗物质》，2024，不锈钢、漆，129.9 x 31.5 x 72.8 英寸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Q： 水这个意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A： 水对于我来讲特别得“顺畅”，特别的自然。

Q： 您指的“流畅”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吗？

A： 视觉是表象，水及其意向是一套隐喻结构，我们对于这个材料的使用，无非就是完成这些信息的传递，这些信息就是基因，是储存了生物体遗传特征的所有信息。这种流畅也可以说就是习惯，日常建筑在习惯之上，真相却往往隐藏在习惯之中。



郑路个展“人马座中的暗物质”展览现场，Sundaram Tagore画廊，纽约，2024.06.06-07.12，图片：Image courtesy of Sundaram Tagore Galley

Q：您刚才提到做公共空间的大型雕塑，这和做更偏私人空间的稍小一点的作品，在创作的出发点上，或者最后效果的考量上有什么样的区别？

A： 做小作品比较安全，公共性的作品复杂得多，要考虑的因素更多，而且最终是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。对我而言，我更愿意去做公共性的作品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公共作品更像是一个舞台。我喜欢表演，是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去实现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的幻想，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影响和改变无力改变的现实的途径。



文、采访 | 袁政

